

Paul
Morand

Venises

威尼斯

(法) 保罗·莫朗 著

李炜梅 译

威尼斯

(法) 保罗·莫朗 著

李伟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尼斯 / (法) 莫朗 (Morand, P.) 著; 李炜梅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

(精典文库)

书名原文: Venises

ISBN 978-7-305-14061-7

I. ① 威… II. ① 莫… ② 李… III. ① 随笔-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①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3730 号

VENISES

By Paul MORAND

© Editions Gallimard 197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8-33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精典文库

书 名 威尼斯

著 者 [法] 保罗·莫朗

译 者 李炜梅

责任编辑 唐洋洋 沈卫娟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0 千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061-7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古人的宫殿	1
第二章 检疫隔离屋	67
第三章 死于面具	151
第四章 开始容易结束难	179

第一章 古人的宫殿

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封匿名邮寄的信件，我的信件上盖着三个邮戳：巴黎、伦敦和威尼斯。这是命运对我的安排，这样的安排常常发生在我不经意间，但并不是贸然而至。

威尼斯在它有限的空间里囊括着我在尘世的一生，它也处于虚无当中，介于胎儿的羊水与冥河的河水之间。

我感觉整个地球对我都没有任何魅力可言，威尼斯和圣马可广场除外，那里清真寺的地面倾斜鼓胀，好像并置的祷告地毯。因为我幼时婴儿房的墙上悬挂的一幅水彩画，我一向就知道圣马可广场这个地方：那是我父亲在1880年前后创作的大水彩画——画作使用了茶水墨、乌贼墨、中国墨——具有晚期浪漫主义风格，画中祭坛上灯光的红色穿透了投射下金色影子的拱门，夕阳照亮了铺着台布的讲道坛。我还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一幅小油画，这是父亲以少有的敏锐眼光描绘的安康圣母教堂的阴天风景，这幅画一直在我身边。

“要在雨后欣赏威尼斯”，惠斯勒^①反复说道。沧桑过后，我回到威尼斯回顾自我。威尼斯在我的岁月中留下标记，就像柏油头的圆木在礁湖上设置路标，这些圆木只是众多的视点之

^① 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 (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1834—1903)，美国画家。(本书注释无特别说明的皆为译者注。)

一。威尼斯,并非我生命的全部,而是其中彼此没有联系的若干片段。水的涟漪渐渐散去,而我的皱纹却不会消失。

对于书写威尼斯的荒诞可笑,我一直无动于衷。甚至是在伦敦和巴黎的至上权也化作记忆的时代,世界的神经枢纽成了那些野蛮地区:雅加达、西贡、加丹加^①、金门,那时候的欧洲不再有人关注,唯有亚洲才排得上号。而威尼斯早就明白了这一切,它偏安一隅,其影响波及中国。应该是圣马可尽忠于马可波罗,而不是反过来。

在威尼斯,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上了在这个星球上的第一课,而在课堂上我什么也没学到。学校对我而言不过是一段长久的烦恼,我应得的惩戒使它更加烦闷。即便我的手指上沾满了墨水,脑袋里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那些书本,多么沉重啊!把纪西拉^②的拉丁词典从香榭丽舍大街背到蒙梭就要把我这个城里人窄窄的双肩压碎了,况且对于那些没有每天早晨攀登古尔塞勒路的人们而言,蒙梭可以叫做平原了。我脚下的碎石路面无比坚硬,我已经想念威尼斯了。我曾听人称颂这座睡莲之城,那里的每一条街道都是塞纳河。

古典主义作家们并不跟我说话,他们的作品都是写给另一个世界的,是写给凡尔赛宫的朝臣或是学校老师的。在我们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中,没有什么让我好奇,让我迷恋,让我愤慨

① 加丹加(Katanga):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的一个省。

② 路易·纪西拉(Louis Quicherat,1799—1884),法国拉丁语学者,其编撰的法语-拉丁语词典在19世纪为拉丁语学者广泛使用的工具书。

的。施利曼^①最近发掘出的金面具的阿特柔斯人^②，与 17 世纪戴假发的阿特柔斯人，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生活从《贝蕾尼斯》^③开始！13 岁我就爱上了《贝蕾尼斯》！我首先应当爱上一个喜欢拉辛的人，谁为我讲解拉辛，讲解这个女儿心男儿身的人？没有人为我解释那些词语的要旨，两个词中就有一个与今天的意思不一样。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误解：荣耀？国家利益？一位哭泣的国王？那些细微的区别，绝非孩童的玩具。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既温柔又粗暴呢？而莎士比亚的作品则截然相反，我可以毫不困难地理解他笔下的罪行和鬼魂。马塞尔·施沃布^④和我父亲一起为莎拉·伯恩哈特^⑤翻译了《哈姆雷特》，这个译本远比纪德的译本更有味道。我曾经听他们在英语文字中寻找到的古老的法语词，就好像在新近的临摹画作中发现文艺复兴以前的艺术家。莎士比亚的戏剧如同一场大型木偶剧，一切都不会四分五裂，而是和谐一致，实现超越。

我从未学过语法^⑥，这没什么好夸耀的，只是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学习语法的话，我可能再也不知道如何写作了。眼睛和耳朵是我唯一的老师，尤其是我的双眼。好好写，与写得好是相反的。“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表达我所思索的内容……”：你不是在思考而是在寻找词语；应当让词语来追寻你，找到你。人们

① 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

② 阿特柔斯人(Atrides)，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阿特埃的后代。

③ 《贝蕾尼斯》(Bérénice)，法国剧作家拉辛的一部悲剧。

④ 马塞尔·施沃布(Marcel Schwob, 1867—1905)，法国小说家、散文作家。

⑤ 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 1844—1923)，法国女演员。

⑥ 尽管我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写作了散文，我却发现了其隐含的语法，这是我们今日的精华。——原注

应该能够说出你的每一句话：“他跟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

我年轻时代的哲学不过是一个悲惨精神病院的附属物。地理只丢给我一份海湾和岛屿的目录，一张最高峰和河流的清单，还有一份关于山峰的索引。每座山峰都贫瘠得如同月球上的山脉，好像从未有人在这些山上居住过。至于历史，那些人为划分的分期，了不起的“转折点”，还有对统治期的随意划分让我只能看见一些战役，或是一些注定要挑起新的战争的条约。

很久以后，当我回过头来重新思索，最让我震惊的是我所接受的最初教育中古怪的遗漏和可能带有偏见的沉默。人们向我隐瞒了史前历史、圣经、拜占庭、中国、远东、美国、俄罗斯，还有宗教和音乐。高中毕业时，我既不知道那些伟大航海家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所作的航海旅行。我对经济地理学、艺术史、生物化学和天文学一无所知。我未曾涉猎蒙田、雨果、波德莱尔的作品，没有读过路易十三和但丁的诗歌，也没有碰过莎士比亚和德国浪漫主义的作品。我的哲学老师柯隆纳·蒂斯特拉沉迷于研究意志的怪癖，将九个月中的六个月都花在那上面，而在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史上只花了几个小时便草草了事。在巴黎政治学院，埃米勒·布尔茹瓦让我们在布满历史尘埃的皇帝秘闻中打了两年瞌睡。谁该为这些生命都难以填补的愚比王^①式的空白负责？是谁造成了这种蜷缩于小

^① 法国著名戏剧家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 1873—1907）戏剧《愚比王》主人公。

学文凭和大学教师资格之间狭隘的教育？是规章的原因，是老师
 的责任，还是因为我不够认真和聪明？

我对什么都没有渴求。

如果我说自己天性孤僻而狭隘，恐怕很难让人相信。我所
 受的教育，我周围的人和家中的藏书加剧了我原始的悲观主义
 思想：失败后的勒南^①、叔本华、左拉、莫泊桑、于斯曼^②，他们的
 咬牙切齿，他们惨淡的笑容。

我是个独生子，一个孤独的小孩，我父亲曾经将一句很梅
 里美式的话作为首要格言教导我：“记得要当心”^③，或是“你的
 朋友有一天可能会成为你的敌人”。父亲的人生观可以归纳
 为：“造物主已经挫败了这个世界，他为什么会让另一个世界成
 功呢？世上的一切都被弄糟了，也将会一直这样下去。只有艺
 术不会撒谎。”

这就是我胆小惊慌、沉默寡言的原因，即便说不上孤僻怕
 生，至少也算是有点儿不合群，很少敞开心扉，不热情，这也解
 释了为什么我 15 岁以前很喜欢撇嘴的原因。面对外部世界，我
 在童年时期并没有很早就令人惊叹地早熟，这迥异于大多数作
 家：不管是纪德、阿兰·福涅尔^④，还是普鲁斯特和蒙泰朗^⑤。
 我仍然做着自我保护，我的落后也由此而生。

① 约瑟夫·埃内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作家、
 史学家、哲学家。

② 乔里-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 1843—1907)，法国作家。

③ 还有“当你不了解时要怀疑，当你了解后不能信任。”——原注

④ 阿兰·福涅尔(Alain-Fournier, 1886—1914)，法国作家。

⑤ 亨利·德·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 1895—1972)，法国作家。

我曾一直将童年视为一种低等的状态。那时我听话,安静,不乱花钱,信守对神三德。当我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时,我还没有爱过,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曾见识过和感受过。难道等我老了才能有伟大的发现吗?

如果艺术家的人生是一场伟大的歌剧,那么威尼斯就是歌剧终曲的背景:提香^①在完成《安放》后在威尼斯去世,丁托列托^②随着《圣马尔齐亚莱教堂》离去,而韦罗基奥^③则在威尼斯留下了科雷奥尼^④的雕像。值得慰藉的是,他们都很长寿:乔凡尼·贝利尼^⑤ 86岁,隆吉^⑥ 82岁,瓜尔迪^⑦ 81岁。

是命该如此还是我的过错,我总是在人们逝去时到达。一开始便是终结,我见证了19世纪的落幕,一直未曾中断的中等教育的终结(1902年),一年兵役制度的结束(1906年),金本位的消失(1914年)。我目睹数个共和国和一个联邦灭亡,还见证了两个帝国消失。一群享有盛名或名不副实的人在我眼前消失,一起消失的还有某些荣耀。我注定要遭受所结束的这一切,这不仅仅只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事实,还是一个我能感觉到其分量的宿命。

我是欧罗巴的鳏夫。

①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 1490—1576),意大利画家。

② 丁托列托(Tintoretto, 1518—1594),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③ 安德烈亚·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 1435—1488),意大利雕塑家。

④ 巴特罗梅奥·科雷奥尼(Bartolomeo Colleoni, 1400—1475),意大利雇佣军统领。

⑤ 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 1427—1516),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⑥ 皮埃特罗·隆吉(Pietro Longhi, 1701—1785),意大利画家。

⑦ 弗朗西斯科·瓜尔迪(Francesco Guardi, 1712—1793),意大利画家。

我遗传了父亲的体格，更为强壮；其他特点我几乎都遗传了。我的活力来自更遥远的地方，我喜欢我现在这样呢，还是希望像父亲一样呢？我至今都难以区分。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就觉得我是依靠父亲而存在的，一旦父亲消失，家就会坍塌。

伟人们颂扬他们的母亲时，总是将她们描绘成非凡的人，她们是牺牲精神锦标赛的获胜者，打破了献身的记录，是伟大至极的怪物或是极其善良的奇才。我的母亲与父亲如此一致，她的灵魂如此柔软，她是如此克制，一个如此完美的基督教徒，这一切使得她厌恶被树立成典范。她是个冉森派^①教徒，却如此优雅！她的忍耐、宽容和平和的性情磨平了她的棱角，把她打造成一个恒温的火炉。她不像普鲁斯特或者纪德的母亲，她虽然温柔、含蓄、品德高尚，但并不会因此看不起任何人，也不将自己视为典范。她的学识中没有犹太教引语，也没有新教引语，她习得这些知识是为了宗教、国家和她出生的阶层，该阶层位于玛莱区^②的中心。她穿一种极其柔软的面料，当时称为“卡沙”，淡淡的米色就像她浅黄色的头发。而她的头发，只会被黑色手套或是从帽子上垂下来，缠于脖子上的黑色平纹面纱撩起。

我没有宗教信仰，这当然是为了模仿我的父亲，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但却让漂亮的母亲伤了心。家中的男人们总在妻子做完弥撒后去接她们，却又在教堂门口止步。这是一种安静的不信教，不反教权主义，但非常激进。我始终无法理解教

① 冉森派：又译詹森派，是17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出现并流行于欧洲的基督教教派，因系荷兰神学家C. O. 冉森创始而得名。

② 玛莱区(Marais)，法国巴黎的一个区域，传统的布尔乔亚区域。

理书,那些对话总是打断我的话却不回答我要提出的问题。困惑我的并不是宗教中那些未知的问题,而是人们让我看到的東西:遥远的东方和那里脚穿布鞋身着长袍的大胡子国王,穿着蓬松长裤的女人们,她们罐装的老酒、不经发酵的面包,成群的毛驴、大片的棕榈、希伯来语的名字、受过割礼的人以及鲁莱圣斐理伯教堂^①的彩窗上描绘的隐修士拐杖上的葫芦。那是一座悲惨的教堂,先生们聚集在出口处反对政府,他们手杖顶上挂着“八影”大礼帽,朝犹太人发出阵阵嘘声,全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法利赛人^②。

17岁那年,我打开了窗户,体育场的气息进入了我的房间。柔軟的青草、灰白色跑道、橄榄球场的泥浆里瞬间竖起许多雕像,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游泳池里的跳台、击剑馆里石膏背心上回响的剑声……突然间,这才是活着!在这之前,我仿佛是个木偶人,被一只未知的手牵引着向前走,靠着锻炼身体我才摆脱了这行尸走肉般的倦怠。多亏了这次经历,我才明白人只能活一次,我们需要给予它尽可能多的关心。

肌肉的力量唤醒了精神的力量,努力和工作突然间变得有趣起来。我有节奏地蹦跳,呼吸的协调使我感到了言语的恐怖,我明白了柔软也可以与肌肉的坚硬并存。本该由教育、宗教、公民修养教给我的东西,我通过运动才辗转获到。我接受了法律,我发现了集体意识、团队品味以及从没有人跟我讲过

① 鲁莱圣斐理伯教堂(Eglise Saint-Philippe-du-Roule),位于巴黎的一座罗马天主教堂。

② 法利赛人(Pharisees):犹太教的一大派别。

的对他人的爱。我所见过的义务从来都是形式抽象、枯燥乏味的,运动使我感觉、体验、喜爱上了实实在在的义务,我明白我该传球了。

不应该在法国进入 20 岁,这个美丽的祖国并不适于让人一见倾心。谁向我解释我该如何去爱祖国,甚至我是否有祖国呢?我热爱我的亲人、我的城市、我的阶级、我的社区、我的家。1900 年,我的祖国就是全世界。想要对有幸生在法国这件事说三道四,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甚至有些不知廉耻,谁会想过生在别处呢?我的国家历经几个世纪而奇迹般地存了下来,不言而喻这都来自上帝的赐予。只不过,这个祖国最近太照顾“总参谋部的无赖们”了。自由剧场、巴黎大学、自然主义小说保证这不会重演。占据地图册整整两个粉色页面的法兰西如此强盛、如此独特、如此巨大,以至于她不需要人们去爱她。爱一个人,就是为其牵肠挂肚。世界将法兰西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右边是沙皇的支持,左边是爱德华七世^①的援助,任何事都不会发生在她身上,因为任何事都不会发生在富人的身上。19 世纪的道德风范是可爱的,那时候宇宙的中心是地球,这颗星球的中心是欧洲,而巴黎就像欧洲的轴心。众多的果核支撑着果肉,她是上帝赠予人类举世无双的礼物:她就是法兰西。

我意识到这种精神状态在今天会如何令人惊奇,悲惨主义在 1900 年并不流行。昨天我在日内瓦听到马尔库塞^②宣称幸福“是客观的反动和不道德”。世纪初的幸福是彻底的,那时候

① 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 1841—1910),英国国王。

②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在饭店花三个法郎就可饱餐一顿,那时候的人相信文明的进步。那是一个幸福的时代,没有人感到内疚,疼痛的人不会叫喊。“犯罪”这个词在老词典中是找不到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刚刚开始把社会的内疚与宗教的悔恨相连接。我只想着边学习边玩乐,而这两件事,自从我高中毕业后,对我来说就是唯一的事,也是同一件事。国家假装存在,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存在。没有一只蜘蛛在网中央遥控捕获的苍蝇,收税员只有像间接税一样呆板的面孔。护照,只在沙皇那儿才需要。我的行程空空,没有约会,也就是说没有浪费掉的时间。那时人与人之间还有空间(这在我们出版《荒废村庄指南》的这个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已经无以复加),没有任何人口压力,政治党派还只是一些外省的团体。无需忧虑,也不设任何期限,兵营和国家会考都是后来的事。时间是没有标价的财富,并不值钱,就像阳光和氧气。货币的购买力还没有下降,贬值是从1918年才开始的,当时,财政稽查员控制着政府部门。从那时起,出于某种奇怪的巧合,货币开始不停地贬值。挣钱会让人亏损钱,谈论钱是没有教养的。父亲被认为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他的随心所欲是因为他没有需求。他总是喜欢重申:“与其浪费时间去得到某些东西,不如不要更简单。”他仅有的财富是一小幅布吕赫尔^①的画,一幅很小的布丹^②的《图维尔的沙滩》,一幅雷诺

① 彼得·布吕赫尔(Pieter Brueghel,约1525—1569),布拉班特公国画家。

② 欧仁·路易·布丹(Eugène-Louis Boudin,1824—1898),法国画家。

阿^①的《头像》和纪尧姆^②的《克罗藏》。欧仁·莫朗从未走进银行，他需要鞋子时，就写信给他住在皮埃尔-沙朗街^③的鞋匠诺恩，罗亚尔街^④的裁缝雅曼每年都给他寄来一整套一模一样的海军蓝哔叽西装，甚至都不用试。父亲不知疲倦地徒步走遍巴黎，将从“埃巴坦”处租来的马车留给母亲。他身上从不带一个苏，偶尔我会在晚上听到他对母亲说：“我要去歌剧院，在葛夫乐夫人^⑤的包厢。在我坎肩里放点钱（他从来不用路易算，那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以防她让我带她去帕亚尔饭店^⑥吃夜宵。”

在帕多瓦^⑦有一座很古老的宫殿，它建于1256年，现在人们还叫它“长老宫”^⑧，这座宫殿就是我少年时期的写照。我生活在昨日，居于古人之间，甚至能够只通过前人来看世界。我向父亲倾诉心声：“面向夕阳，我的落日是特纳^⑨的，我的云彩、

①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 Auguste Renoir, 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② 阿尔芒·纪尧姆(Armand Guillaumin, 1841—1927)，法国画家。

③ 现在的皮埃尔一世德塞尔维亚大道。——原注

④ 皮埃尔-沙朗街(Piène-Charron)和罗亚尔街(Royal)都位于巴黎。

⑤ 葛夫乐夫人(Mme Greffulhe)，即葛夫乐伯爵夫人(1860—1952)，原名Élisabeth de Riquet de Caraman，为法国贵族亨利·葛夫乐伯爵(comte Henry Greffulhe)之妻。

⑥ 帕亚尔饭店(Paillard)，位于巴黎，1895年创立，在20世纪初十分有名，因一战而不再营业。

⑦ 帕多瓦(Padoue)，意大利城市。

⑧ 长老宫，Palazzo degli Anziani，原文为意大利文。

⑨ 约瑟夫·玛罗德·威廉·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英国画家。